

盛世才·羅文幹·馬仲英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十五

紫泥泉改名乏馬塘

民國廿二年六月十三日，盛世才和馬仲英在天山北路交通孔道紫泥泉的遭遇戰，可說是他們二人在新疆成敗利鈍關鍵性的一戰。勝方即可稱王，敗者就變為寇。幸而在那一役中，盛世才因買通了和加尼牙孜，也可說是利用間諜戰，才佔了上風，將馬仲英擊敗，就此在新疆站穩了腳步，當了十二年「新疆王」；否則他的下場，連金樹仁都不如。蓋因金樹仁自民元鼎革以來就追隨楊將軍增新，由甘入新，由科員、科長、秘書、廳長，一直作到省主席，在新服務時間長達廿二年之久，全省各地都有人事關係；結局雖被迫離新，但每到一城，每過一地，都還有地方首長來迎送；最後還能在塔城財稅機關提取兩黃金，作出國與返京的路費。雖曾在京被人控告，但也不了了之；最後還能順順當當回到河州老家，去作田舍翁，亦云幸矣！

盛世才若在紫泥泉一役戰敗的話，其下場就沒有那樣好了！因為新疆一向是甘肅人與兩湖人（湖南與湖北）的勢力範圍；而盛氏又籍屬東北，尤且入新時短，他的勢力根本在新疆沒有生根

；因而在「四一二」政變份子目中，根本沒有把盛世才放在眼裡。假若紫泥泉一役戰敗的話，盛氏除了仗着當時手中掌有的槍桿子，佔山為王去作紅鬍子外，別無他途可想。因此盛世才對於紫泥泉之戰，刻記銘心，非常重視！俟民國廿六年他兼任省主席後，就利用特權，將紫泥泉的地名，曾兩次予以修改。第一次改稱紫泥泉為滋泥泉，意指馬行滋泥地，就感進退維艱，焉能不敗？第二次再改稱滋泥泉為乏馬塘，乃指馬仲英軍行此地之所以必敗，是犯了地名之忌，猶如北宋名將楊（羊）業率軍征遼，因軍行兩狼山，犯了羊入狼口之忌，結果全軍覆沒。於今馬軍到了乏馬塘焉能不敗？這就是新疆地圖上，在民國廿五年前，天山北路孔道上是紫泥泉，在民國卅年前是滋泥泉，卅年後就成為乏馬塘的由來。

防馬仲英捲土重來

盛世才對紫泥泉一再易名，站在史家的眼光來看，乃是自貶身價的一大敗筆。蓋因紫泥泉之所以被稱為地名者，實因該地地質全由紅土層構成。適有天山雪水由地面湧出，紅土遇水就變成紫泥，可說是名實相副，最具特徵的地方名，根

本沒有更名的必要。再說民國廿二年六月十三日在該地將馬仲英擊敗，也是盛氏用智用力所獲的戰果，與地名何關？尤且也是事後數年，在他確實掌握全省軍政大權後才來更名，在別人看來都覺無此必要，然而盛世才却慎重其事的硬要來改；此中的奧妙，經筆者在多年的考證，盛世才之所以多此一舉，其目的仍在對付馬仲英由俄返新而來。蓋因民國廿六七年間，正是馬仲英被俄酋史達林弄到莫斯科，參加紅軍大學受訓之期。史達林手上了兩張牌，就可相互威脅，誰不聽我的話，誰就被對方取而代之。

盛世才就是針對史達林的此一毒招，他在新疆先製造不利於馬仲英的神話往事，指說馬仲英在乏馬塘之失敗，就是犯了地名之忌。反轉來說，是神授我權，要我盛某人來統治新疆。當時新疆民智未開，宗教蓬勃，各族居民的思想均處於神權時代，就此一傳十，十傳百，很快由神話變成輿論，再由輿論變成民意。史達林雖不信神話，但他很重視進侵地的輿論與民心。馬仲英終於亡魂異域，未能再返新疆（詳情後敘），可說與盛世才更改此一地名有很大的關係。明乎此也就可以得知紫泥泉為何要改稱為乏馬塘的由來了！

編造神話奇夢應變

爲了說明盛世才善造神話，筆者再舉一例作爲佐證。當四一二政變前夕，盛世才突以耳語方式向其左右而言：「我昨夜得一奇夢，在巍巍的一廟堂內，巧遇金樹仁主席，金主席一見我到了廟堂內，連一句話也未說，就將身上所穿的黃袍脫下，即時加諸我自己身上；然後揚長而去，不知所終？」夢後三日就發生了四一二政變。他近水樓臺，利用軍權在握的機會，順利繼承了金樹仁的地位，當上了新疆邊防督辦。盛氏編造此一奇夢，耳語左右無他，就是利用新疆民智未開，神權思想特重，來製造神授我位的形象；要全疆軍民都俯首聽命來擁戴他，不得再有反抗我盛某人的情事發生，否則就是對神的大不敬。

由盛世才編造此一奇夢就可證知，四一二政變之事，盛氏雖非核心人物，但他早有所知，蓋因當時大家僅瞞着金樹仁一人而已。盛世才當時雖然裝聾作啞，但不是作壁上觀，而是要乘金樹仁垮臺之機，利用軍權來奪取政權。因此當四月九日南路反金主力堯樂博士率同馬福元攻下省城東南大門大坂城時，金樹仁一看寇已入戶，時局吃緊，乃三令五申要盛世才急率省軍，去抵禦堯樂博士，即速收復大坂城，冀求鞏固省城外圍據點；然而盛世才却借故推拖作牛步行，由四月十日起率部東南行，至十二日下午僅走了卅華里，至省城南郊烏拉拜地方不再前行。果於是日下午三時，等到空校校長李笑天駕駛練機前來報告省城政變消息，勸請盛世才暫時勿再東行去對

付堯樂博士；要先贊助「革命」陣線，先將金樹仁驅逐下臺爲宜。李笑天在政變開始之日，雖注意到要利用盛世才的力量，才可順利將金樹仁趕下臺；但他始終未及擁護盛世才出任艱鉅的片言隻字，俟盛世才在紫泥泉一役擊敗馬仲英後，就將奪取督辦寶座的目標人物，放在由京抵新的中央大員黃慕松身上。而李笑天在此期間，又與黃慕松過從甚密，引起了戒心，這就是盛世才要在鎮邊樓下槍殺李笑天的主因。

鎮邊樓下槍殺三人

至於陶明樾之死可說是同出一轍，別無二致。原因陶明樾在兩湖派中，是僅次於劉文龍的二號人物。四一二政變時，他是迪化縣的縣長，也是政變的主謀人。縣政府成爲推翻省政府的大本營，所有反金份子，都以跟縣政府洽公爲由，去接受陶明樾的指揮與調度。政變成功後兩湖派首領人物劉文龍被擁爲臨時省主席後，陶氏因功由迪化縣長擢升爲省府秘書長。在兩次善後會議時，以及出任秘書長後，陶氏始終未言及讓盛世才出任新疆督辦之事，就此種下盛世才對他的不滿與戒心。其後陶氏發覺省府一切施爲，無不受制於督署，劉文龍已變成傀儡主席，暗知情況不妙，今後對人處事，偶有不慎，就會大禍臨身，爲了明哲保身，只有遠離是非之地爲宜；乃以送子到內地升學爲由，竟向劉主席請短假入關（嘉峪關），離開了迪化。

不意當他乘汽車晉抵甘肅省會蘭州城時突與中央派往新疆宣慰大員黃慕松相遇。黃氏因是第

一次去新疆，大有人生地不熟之困；於今遇上老新疆，尤且還是省府秘書長，乃有相遇較晚之感！遂邀陶氏同機返回迪化，好作咨詢助手。而陶氏原以黃員入新，負有真除盛、劉二人出任督辦與主席的任務；木已成舟，自己已無晉言必要，乃予婉拒。俟經黃員說明，他入新宣慰是名，調查是實，根本未負真除命令之責；陶明樾始又回心轉意，他認爲中央對新疆軍政大員尚在考慮階段，自己身爲新疆省政府秘書長，自有向中央晉言之責，乃又隨黃慕松同機返回迪化，向劉主席請假。俟盛世才由紫泥泉凱旋回省城後，就探知陶明樾已成爲影子敵人（黃慕松）左右不離的心腹人員。爲了殺雞儆猴，遂與李笑天成爲同命運人物，寃死於黃慕松下榻處的鎮邊樓下！夫復何言？

以禮送走中央大員

至於盛世才要殺陳中的事，可謂罪狀最多的一人。在四一二政變之日，召開第一次善後會議時，陳中在會中是最活躍的一人，也是發言最多的一人。他首先提議將新疆邊防督辦制改稱爲新疆軍事委員會制，旋經陶明樾與李笑天的附議，此案算是通過；接下討論委員長人選時，陳中首先提出伊犁屯墾使張培元出任，因有人反對而作罷；繼又提出東北義勇軍鄭潤成旅長出任，因無有異言，算是通過。但陳中始終未提及盛世才的大名，這是陳中目中根本沒盛世才最明顯的表現，也是盛世才對陳中不滿之始。俟第二次善後會議後，陳中竟被派爲省方赴京代表，負起向中央報告新疆近情之責，成爲政變後軍政兩界最爲

惹眼的人物。盛世才看在眼裡，忌在心頭，認為這位灶神爺如西天的話，一定不會給自己說好話，乃隨時隨地設法阻止陳中前往南京之行。

就在此時黃慕松銜命來新宣慰，盛世才唯恐陳中以省方赴京代表身份，跟黃慕松走的太近，吐苦水說壞話，乃乘東征馬仲英之便，先調派陳中為東征軍行營參謀長，以便就近監視陳氏行動。俟在紫泥泉一役擊敗馬仲英後，再派其為追剿馬軍主帥，令其率上歸化軍的騎兵銜尾急追，好將馬軍驅逐出境，至低限度也得將馬軍逐退到哈（密）鎮（西）地區，才可回省覆命，以試探其服從性。事實證明，陳中對盛世才起始至終，未放在眼裡，所下的追擊馬軍任務，也是陽奉陰違。當盛世才前腳進入將軍衙門（督署大門），陳中的後腳也就踏進迪化的東門。陳中以這樣傲慢不恭的態度來對付盛世才，他焉能不死？這就是盛世才要在中央大員黃慕松面前，要槍殺省府秘書長陶明樾、空校校長李笑天與督署參謀長陳中三人的真正原因。至於盛世才為何將陶、李、陳槍殺於黃慕松下榻的鎮邊樓下呢？第一是爲了快，遲則有變；第二是爲了警告黃慕松，不得以中央大員身份，在迪化輕舉妄動，爲所欲爲。就此黃慕松在鎮邊樓內，變成孤家寡人一個，自動失去了自由。好在蔣委員長關注此事，適時派軍委會視導專員彭昭賢氏來新解困。盛世才一爲表示對蔣專員長的服從；二爲給彭昭賢舉薦他入新的回報。乃又包了一架歐亞航機，冠冕堂皇的把黃慕松及其從人，以地方首長身份，將中央大員以禮送走。

安排對付西張東馬

盛世才押放黃慕松的鬧劇落幕以後，接下的好戲，就是如何對付他心目中的兩大敵體——西張（張培元）與東馬（馬仲英）。在四一二政變後，雄踞伊犁屯墾使張培元，獨發通電反對盛世才出任新疆邊防督辦高職；但他做事一向老謀深算，不肯輕舉妄動。在當時來說，欲以伊犁一隅之力，想把盛世才打垮下臺，是不可能的事，非再多方聯絡地方力量不爲功。因此雖發反對通電，但一時未見諸行動；而盛世才對他老長官的不禮貌，也只好相忍爲安了！因而伊（黎）迪（化）之間，仍然相安無事好一陣子。而盛世才對付馬仲英，則不能如此從容了：一因馬仲英年輕性急，一向有說幹就幹的急躁脾氣；二因馬仲英率軍入新的目的，就是志在新疆督辦高位。於今督辦一職被自己近水樓臺捷足先登，小司令馬仲英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因此必須及早設法應付才行。如以現有省軍兵力，驅逐馬仲英出境，確沒有如此大的力量；若進而將馬軍消滅於新疆境內，更不可能！在萬般無奈情況下，只有暫時予以較高軍位，設法羈縻之一途，俟新疆大局穩定下來再圖徹底解決之策；欲想羈縻馬仲英，就得物色適當人選，前去吐魯番進行說項。這是盛世才送走中央大員黃慕松以後，所擬出的臨時治新方策。

馬仲英要重組聯軍

在小司令馬仲英來說，他兩次率軍入新，兩次身受重傷；尤且貼上愛弟馬仲傑一條性命，所

爲何來？就是想取金樹仁的地位而代之，以應其誓言。不意四一二政變來臨，金樹仁被逐下臺，眼看新疆督辦高位，已是煮熟的鴨子，竟然被盛世才搶走，吞到肚裡！這一口氣，他實在難嚥下去！於焉馬仲英仇視盛世才，尤勝過金樹仁好多分。這便是盛（世才）馬（仲英）二人，在民國廿二三年間，纏鬥不休，要拚個你死我活的癡結所在。

當民國廿二年六月下旬，馬仲英率其殘兵敗將，由天山路重鎮的奇臺，翻越天山的大坂，轉進於天山路要津的吐魯番時，仍想一心一意要跟反金維民領袖堯樂博士重組回維聯軍，繼續西征，向省城迪化進軍，好將臨時督辦盛世才打垮下臺。然而此時的堯樂博士，站在他本身的立場來說已不作此想；蓋因他於民國廿年夏，率領維民揭竿而起，與省軍週旋奮戰，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倒暴政不仁的金樹仁。於今經過四一二政變，金樹仁被迫下臺，遠離新疆，在他來說已達到目的；至於誰來當督辦作主席，都無所謂。那是中央政府的權責，地方人士不宜過問的。於今盛世才甫行當上臨時督辦，對新政來說，八字尚未見一撇，怎能不問青紅皂白，無緣無故就行反對，那怎麼可以呢？因此馬仲英進抵吐魯番，再度糾合堯氏起而反盛，堯樂博士的答覆是否定的；他不能答應如此做，即使要反盛，也得等盛世才主政時久，劣迹昭彰時，再來反對也不算遲。怎能在盛世才真除命令尙未來到之前，就來反對，豈不貽笑天下嗎？

堯樂勸導不宜躁進

堯樂博士自民國元年晉入哈密回王府服官，歷時已有廿二年之久。他已承襲歷代回王府膺中央的傳統觀念，對於新疆督辦與省主席的職位都應由中央遴選適當人選才對。在中央尚未注意邊政之時，有力的地方人士為造時勢，爭取優勢尙有可說；於今中央已注意到新疆的近情，尤且已派大員晉住省城，地方人士何能再事爭權奪位呢？堯樂博士就不此旨，乃晉勸馬仲英對於新疆督辦與省主席的高位，應聽候中央的安排與任命，自己不可強自出頭，要這要那，來給中央出難題。何況小司令馬仲英當年才廿二歲，只要卅六師軍紀嚴謹，保國衛民多有表現的話，馬仲英師長出任新疆督辦或省主席，不僅有的是機會，尤且有的時間，何必急在一時，跟盛世才去爭長短呢？小司令馬仲英在紫泥泉大敗之餘，正在居無定所，對於堯樂博士正俾依甚殷；再加堯氏對他晉言，既合法，也合理，尤且合情，不能不予採納。就此南路回維軍停止於大坂城一帶，不再西進；靜等中央大員黃慕松，前來吐魯番商談未來事宜。

扣開和平談判之門

不意黃慕松在省城活動不當，致演出鎮邊樓下槍殺三人事件，黃慕松隨之失去自由，當然不能前來吐魯番了。侯彭昭賢來迪化，黃慕松返京後，盛世才一為收拾民心，二為維持現狀，三為等待中央真除令，乃派出回族較知名人士藍彥壽、吳兆熊與李瑞霖三人東去吐魯番去作扣門的和談代表。這時馬仲英已採納了堯樂博士的晉言勸解

，也未拒見省方代表。但為了提高身價，也不願親自出面跟來人週旋，乃派其顧問張雅韶、秘書姚治平二人為代表，跟省方代表展開談判。藍彥壽等之東來吐城，原係試探性質，能否如願，尙在未知之數。於今一試竟扣響了和平談判之門，乃急電省城報告佳音，並請加派有力大員，東來吐城主持和談事宜。盛世才獲此佳音，喜出望外，即時指派督署少將參謀長劉斌為首席代表趕往吐城展開談判。首先提出省方腹案，要求騎兵卅六師駐防哈（密）鎮（西）地區。馬師長得兼東疆警備司令要職，負起維護東疆地區治安重責。關於卅六師軍需糧餉，全由督署負責發放。劉斌首席所提出此一腹案，在馬仲英來說，仍是在奇臺時的舊調重彈，不值得重視。尤且官階低，權責小，表示未便接納。劉斌為了不讓談判中斷，乃邀請張、姚二代表隨他赴省一行，好向盛督辦作進一步的要求與改進。堯樂博士也不願和談中斷，乃促請馬仲英准張、姚二代表前去省城。

張、姚二人到了迪化以後，就被劉斌招待於南花園內作為上賓；並由盛世才親自設宴禮遇，即席展開談判。盛世才根據前情，當面允升馬仲英出任東疆警備總司令中將高職，官階與職稱都提高一級，以應馬仲英的要求；然而張姚二代表則認為哈鎮地方，地瘠民貧，不宜駐紮大軍，乃提出馬軍移駐南疆，省軍移駐北疆，實施分疆而治，就可相安無事。

意見相左僵持不下

此一建議如站在解決軍事紛爭來說，倒不失

為有效的辦法，然而盛世才要當全疆的邊防督辦，不能自創自己的權力，當然不能接受。就在雙方意見相左，僵持不下的當兒，忽傳中央要派外交兼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不日來新主持盛世才與劉文龍真除邊防督辦與省主席就職大典，順便視察沿途各省司法情形與調解新疆紛爭事宜。中央既明令派大員來解決紛爭事宜，盛、馬間的談判也就暫行停止。

外交部長銜命抵新

羅文幹氏有鑑於黃慕松第一次入新宣慰失敗的教訓，在離京前，首先發表中央政府對劉文龍與盛世才的真除令，好讓劉、盛二人安心。再電馬仲英與回王攝滋爾在哈密會面，以便明瞭馬軍及回王近況。最後再電知張培元，由伊犁於九月初前來迪化，好為主持就任伊犁屯墾使兼第八師師長典禮。如以上這些位居新疆的要人都能遵電行事的話，他此次入新任務就可如願完成；不意當九月二日上午十時羅氏飛抵哈密機場時，卅六師師長馬仲英與哈密回王攝滋爾兩人均未見到，頗使羅氏失望。僅由卅六師派任的哈密縣長張鳳九，與攝滋爾王長子白錫爾王為代表，前來接機。據張縣長的報稱：馬師長現率部駐防於吐魯番城，相距哈密有千里之遙，乘汽車要走三整天，騎快馬需時半個月。因卅六師沒有現代交通工具，僅靠騎馬無法趕來，要請部長多方原諒。不過馬師長來電邀請部長，務必移駕吐城，願聆指教。白錫爾王也面陳其父臥病省城，願在迪化晉見部長。

就職通電情文並茂

羅部長一看到在哈密沒有再停留的必要，遂由哈密起飛，於下午二時飛抵迪化，劉文龍與盛世才都到機場親自迎接。一因羅氏身為外交部長，二因督辦貴賓招待所的鎮邊樓，在不久之前曾發生過不愉快事件，乃將羅氏迪化行館安排於外交特派員公署，由督署省府分別派專人招待。羅氏二日下午飛抵迪化後，一看張培元未遵電前來，乃再電張培元務必於六日前由伊犁趕來，以便參加督辦、省主席以及屯墾使三人在七日同時同地就職大典。羅文幹氏所以如此安排，除了表示典禮隆重起見外，尤想借此機會一釋盛、張間的前嫌。但張培元則認為他奉命來迪，在安全上大有問題。盛世才既敢在黃松松面前來槍決陶、李、陳三人，又何嘗不敢在羅文幹面前，來逮捕我張培元呢？為恐迅速回電，將會再電催促，乃延至六日限期才覆電，以伊犁屯墾使的官職，應就地任伊犁就職為宜，乃專電邀請羅部長移駕伊犁為他監督。

羅文幹在失望之餘，乃於九月七日上午十時，才在將軍衙門正式主持劉文龍與盛世才的就任大典。羅文幹氏除作監督人外，還代表中央致頌詞；劉、盛二人也先後發表就職詞與感謝詞，都表示絕對服從中央，盡一己之力為本省服務，為國家效力。尤以盛世才所宣讀的就職通電，情文並茂，轟動一時。其原文如下：「世才自慚駑駘，謬膺邊寄，誓以至誠，遵奉中央法令，推行國父遺教。凡舉一切興革，有利國家者，當併力以

赴。惟樛櫟之材，深凜冰淵。特此電達，無任企盼云云。」如僅讀此一電文，盛世才如此虛懷若谷，孰謂不是一位邊疆良吏呢？

增額省委遺珠甚多

羅文幹氏在上午主持省主席與邊防督辦就職大典後，下午就召開增額省府委員會議。除原有名額外，再將伊犁、吐魯番、阿山、焉耆、喀什等地有力人物均列入委員名額中。省主席劉文龍向有好好先生之稱，何況他也不作久在其位的打算，多增加幾個委員，都無所謂。但手握軍權的盛世才，不僅要久謀其位，更想作「新疆王」。他在名義上說，軍事不干涉行政；在實際上，他要軍政一把抓。對於增加省委名額，來容納阿山哈族沙里福汗、焉耆蒙族滿楚扎克布、喀什維族和加尼牙孜，他都不表反對；惟對伊犁漢族張培元、吐魯番回族馬仲英二人，他不願贊同。他認為這兩個純係軍人，不宜參與政治，不可擔任省政府委員。羅文幹氏以會議主持人及中央大員身份，即時提出進一步的解說：要約束這兩個武人，就得先將他們納入省委組織中，才如野馬套上疆繩，才能牽着他們走。同時又宣佈他在近日先後親到吐、伊兩城，去會見馬仲英與張培元，保證把兩人規勸說服，要遵守中央法令，順從省府領導，來通力合作，將新疆達成和衷共濟之局，使中央無西顧之慮；全省共享安祥之福。羅部長既然說出負責將張、馬二人說服歸順，盛世才也就不便再行提出反對意見。省府委員名額就此增為十三人。

省府所列的委員十三人：劉文龍、盛世才、張培元、馬仲英、李濟、朱瑞墀、張馨、高惜冰、鄧聚奎、沙里福汗、滿楚扎克布、胡賽音、和加尼牙孜等；其中劉文龍兼省主席，鄧聚奎兼民政廳長，朱瑞墀兼財政廳長，張馨兼教育廳長，高惜冰兼建設廳長。即日報請中央政治會議追認；其後經中央政治會議第三七三次會議認可，旋由行政院正式發表。行政院此一任命，在表面上看已將全省各地實力人物皆容納在省府委員會中；但在事實上遺漏還多。羅氏甫行入新，路經哈密時，很重視回王攝滋爾；但在此次會議中，竟將回王遺漏。堯樂博士原是前任省府委員，在此次會中也未列堯氏大名。最意外的情事，是將原哈密回王府佃農和加尼牙孜，視為喀什維族代表出任了省委，反將喀什區的實力人物沙比提大毛拉與和闐區實力人物伊敏大毛拉遺漏，都是美中不足的事。不過話再說回，羅氏在入新數日中，能出現如此局面，也算盡了他一己之力了！

羅文幹專程訪堯樂

羅文幹氏在主持增額省委會閉幕後，接下的首要工作，就是先去吐魯番會見馬仲英。好在羅氏未入新前，盛、馬雙方已有接觸，於今再加上羅氏從中斡旋，進行和談當然沒有問題。羅氏為了盡快完成任務，在八日準備了一天，於九日晨便率領省府代表李濟等，督署代表劉斌、盛世才等以及小司令來迪代表張、姚二人，分乘四輛汽車，浩浩蕩蕩離省東行，於當日晚進抵吐城。馬仲英與堯樂博士以當地軍事首長遠迎於城郊，

並擇當地穆素里巴依（巴依在維語中系財主之意）大宅，作為羅氏行館。

這是堯樂博士以當地軍事首長，對恭迎羅氏所作的安排。在此之前尤有助於羅氏來吐城工作者，就是督勸馬仲英不再揚言反對盛世才。因為中央既正式任命盛世才出任督辦於先，於今又派大員監督就任於後，在在表示中央對新疆的關注，和對劉、盛二氏的重視。若在羅部長來吐以後，仍然大唱反盛高調，便是等於反對中央了。堯樂博士就此將馬仲英反對盛世才之口，予以封住。這對羅部長來吐勸馬就範任務，可說有莫大的助益。

盡全力安撫馬仲英

九月十日羅部長就率同李溶行政長、劉斌參謀長、盛世駢團長等，先去卅六師司令部去拜會馬師長，然後再到當地駐軍司令部去拜會堯樂博士司令，作禮貌上的週旋。堯樂博士就以當地軍事首長身份，首先致歡迎中央大員及省方代表的歡迎詞，希望全省再過安和樂利的日子，接下就讓羅氏主持和平會議。羅氏乃立起發言的說：

「本人奉命來新，既不是來看天山的白雪，也不是欣賞邊地風光，乃是促進新疆的和平。新疆已動亂了兩年，希望從現在起，所有動亂都能停止。古人云：『讓人一步，天寬地濶』。只要各方能體會斯言，就可有成！」

這是羅部長來新促進和平的開場白，也可算是總結語。主持會議的堯樂博士，在中央大員致詞後，理應由馬仲英也來說幾句話的。馬仲英一

向胸無城府，有哈說哈；口雖不作反盛之言，而內心仍想作新疆督辦之職，乃接下說：

「本人率軍入新的任務，就是伐金樹仁的暴政，歷時二年，卒將金某打垮下臺，論功行賞，金樹仁所遺職位，應由本人接補才是……」

羅文幹氏一聽馬仲英對新疆省主席與督辦兩職位，仍耿耿於懷，乃接下回駁的說：

「新任新疆省主席與邊防督辦，前兩天才就職，本人是在場監督人，於今我這個監督人還在新疆，何能再言及此事呢？」

羅氏此一駁語無異向小司令馬仲英澆了一盆冷水，在場的人都傻了眼，眼看這次調解會議就要流產；好在羅氏身為外交部長，具有旋坤轉乾的才華，他一看小司令年僅廿出頭，就有如此大志，就以此為由接下又說：

「馬師長英年有為，前程無量，想做大事，既有本錢，也有時間，何必急於一時呢？將來前程上自有碰頭機會，屆時本人定出全力幫助。惟此時此地，要請馬師長禮讓一步，可向其他較高職位去着想，好使新疆早趨和平，則新疆幸甚，國家幸甚！」

羅部長話鋒至此，會議氣氛又趨正常。省府代表李溶行政長，乃起立發言的說：

「其實馬司令早有求和誠意，在部長未來新前，已派代表和省方展開和談。省方有意讓馬司令出任東疆警備總司令高職，好讓騎兵卅六師負起東疆治安重責！」

東疆警備總司令就職

堯樂博士認為小司令如出任東疆警備總司令一職，對他服務桑梓，方便不少，裨益良多。乃以此大會議主持人的身份，起立打邊鼓的說：

「騎兵卅六師，當前大部分駐於東疆地帶，而馬總指揮又籍屬甘肅，出任了東疆警備總司令以後，不僅能為國盡忠，尤且便於盡孝。敬請馬總指揮為了忠孝兩全，勉為其難，接受此一安排好了！」

小司令馬仲英在大家包圍之下，也多說無益，只好點頭答允了！

接下就研擬馬仲英就任總司令，在何地為宜？羅文幹氏站在中央與省方立場，主張馬總司令應到省城去就任，一示隆重，二可與盛世才握手言歡。但馬仲英有鑑於盛世才曾在鎮邊樓下槍殺三人往事，認為自己西去省城，在安全上有問題，乃要求在自己防地的哈密城去就任。堯樂博士一看羅、馬二人因為總司令就任地點又發生爭議，乃再挺身而出，作打圓場的說：

「關於馬總司令就任地點，既勿需西去省城；也不必東經哈密。乾脆就在現址吐魯番來舉行，好由羅部長即時監督，豈不省時省事，兩全其美嗎？」

堯樂博士即時提供此一建議，在場的人都認為最合實際，就由羅部長作監督人，其他的人作觀禮人，完成馬仲英就任東疆警備總司令之職。

羅文幹氏吐魯番之行，雖因小司令馬仲英拒赴省城，功德不甚圓滿，但也不虛此行了！於焉再率省方代表，及馬仲英所派代表，一同浩浩蕩蕩的返回迪化。（未完待續）